

親情 第 99 期 105 年 5 月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一期的親情一共收錄了三篇文章，主題與親子教養、教育、生涯規畫有關。

第一篇文章以治療師的實際經驗為出發點，以相當寫實生動的筆觸描寫親子之間的互動與衝突，並在衝突原因漸漸明朗之後提出具體建議，以促進親子之間有效的溝通。

第二篇文章談到在面臨龐大的課業壓力時，家長如何陪伴孩子一起來面對；文中心理師除了分享自身的經驗之外，也根據多年的經驗給予家長具體的建議，希望能讓家長更有效的協助孩子面對課業壓力。

第三篇文章的作者是因為腦筋急轉彎而突然成為台灣之光的張永翰，文章中他描述的自己從小到大的求學歷程，最後因為興趣而成為台灣之光，希望藉由這篇文章，讓正在做決定的你，無論是高一的選組、高二考慮是否轉組、高三的大學科系選填，可以有機會再想想你的興趣、夢想是什麼？希望你能本著初心，做出最適合你自己的決定。

將第 99 期的親情與您一起分享，邀請各位家長持續和我們共同陪伴孩子一起成長。

輔導室敬上

「少年維特的煩惱」——漫談現代的親子教養

杏語心靈診所 治療師 呂佳珍

診療室，有一位父親心急如焚的走進診間，向治療師抱怨甫入青春期的兒子奇特的行為。進了青春期的少年先是不太願意和家人分享心事，與父母很有距離，年幼的弟弟妹妹想找他玩，他也置之不理，和母親常有衝突，更嚴重的是，開始長時間上網，對異性的衣物有興趣。父親焦慮地尋求幫助，希望治療師能和他的兒子談談。

另一幕診間的場景：治療師面對面和少年晤談，少年從第一次表情警戒，只回答說是和不是，一直到第二次、第三次會談，開始願意分享內心的世界，少年喜歡玩飛機，未來很想當機師，但卻不喜歡閱讀，對目前的學科都沒什麼興趣，長期在高度以升學為導向的學校就讀，每天從早到晚不是讀書還是讀書，也沒什麼課餘時間。少年天性安靜，喜歡獨處，朋友很少，也不愛社交，不喜歡緊湊又壓力大的生活，加上父母對他課業的期待及碎念，學校師長對未達到期待之懲罰壓力，在壓力無處排遣的情況下，就利用偶爾幾次上網瀏覽異性衣物來紓壓……。

當進入到親子會談中，可以看見父親一直矢口否認孩子確實是有壓力的。以父親的角度而言，孩子怎麼會有壓力，有課業上的壓力也應該自己想辦法去調適才對，然而另一方，兒子卻沉默了。只要父親或母親有一方在現場，少年就閉口不言……。

在長達 8-10 次深入的晤談中，當治療師問到，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不想和父母談心事，少年先沉默了一下，之後才說出大約是國小低年級時，當有一次在學校受了同學的委屈，孩子回家告訴媽媽，不但沒有得到想要的安慰和支持引導，反倒被媽媽臭罵一頓：「是你自己不乖，先去弄別人的，還敢回來講」就是這句話，將原本信任的親子關係拉向深淵般的鴻溝。

少年在接受諮商的十次會談間，因在諮商關係中得到了理解及適當的引導，一直到如今已經完全戒斷了看、收集異性衣物的慾念；開始對可愛年幼的弟弟、妹妹有反應，也會和他們友善互動；甚至透過親子會談，與父母共同協商找出幫助少年重新擬定方向目標的替代性治療。目前少年漸入佳境，也逐漸開始有動機學習，及閱讀。父親也接受治療師的建議，開始陪伴孩子一起做很多事，重新建立閱讀及運動的習慣，父親也願意為兒子訂購兒子喜歡閱讀的雜誌。

這可能是天天在上演的劇情，可悲的是它極可能發生在大街小巷、巷弄之間，可是，以親職的立場，父母會認為：「我只是在管教我的孩子，有什麼不對呢？我是為他好，他本來

就有不對，我是在教他。」是的，俗話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身為諮商從業人員，也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我知道這種愛之深，責之切的感受，那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但是，結局呢？這樣的方式，這樣的結果，又是天下父母親希望預見的嗎？在診療室，在學校團體中，看到太多太多例子，真的很希望，是不是有那麼一套教養方法，例如：正向管教教養模式、威信型教養方法，耕心文教推出的父母學堂…等等，可以協助父母不一樣的教養方法，又可以拉近親子間早就疏離的關係。真的是衷心祝福台灣的親子關係能轉變，父母的心能轉向兒女，兒女的心也能轉向父母。

具體的來說，以剛剛的例子，會建議父母該怎麼做呢？尤其是對漸行漸遠的青少年孩子：盡量以說理代替管教和懲罰。父母親可以態度堅定，言語柔和，在很多生活常規上，明確的訂出界限。例如：哪些行為是絕對不被容許的，零用錢的自主權線到哪裡，每天回家最晚時間是什麼…等等。因為青少年慢慢開始會希望有自己的空間、時間分配的觀念，也會越來越重視自己的隱私權，試著慢慢接受，這孩子和以前不一樣了，尊重他所需要的空間和時間，不要去打擾他，積極的釋放出善意和給予他足夠的自由度，但仍然得適當的監控他所做的事情，例如：上網的時間，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權限，使用金錢的方式，對待異性的禮貌及界線。保持每天和孩子暢然溝通的關係，當孩子願意和您談心理的事情時，要感恩，並把握這段時光，試著多傾聽，少打斷，多鼓勵，少論斷的方式促進溝通的流暢，因為，即使你的孩子真的有錯一百次，即使他有一次是真的被冤枉，「家庭」就好像他的堡壘、和盾牌，是應該四面圍繞她/他，給他足夠的安全感，站在他這一邊，他才會有動力，自己做改變。如此，先接納、理解和同理的方式再來引導他走向正途，親子關係不但不會破裂，也達到了教導的目的，豈不是一舉兩得呢！

但是，如果目前關係不佳呢？先別急著責罵他，以漸進式的方式和孩子建立關係吧，這樣的投資，可以延長一生之久，絕對值得去投資的。好像之前，很久以前所寫的一篇文章，當親子關係緊繃時，最好的方式就是親職這一方稍稍退一步，留下足夠自由呼吸的空間，當孩子覺得奇怪，進前一步探探虛實時，那時就是個和孩子建立關係的絕佳機會。

當然，如果父母在某些事情上，真的有犯錯，其實也可以藉這機會坦然又誠實的和孩子道歉，這也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榜樣。同時，孩子也學會尊重父母親，慢慢的，孩子知道父母願意平等的對待他，心門自然就敞開。那時候，親子就可以自行溝通，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力就無遠弗屆了。

因此，同理與尊重，是打開僵局，進而發揮父母效能的首要策略。

來源：<http://www.reangel.com/05-Read.php?LI=448>

孩子的課業學習，父母可以幫上什麼忙？

諮商心理師 陳志恆

家有國、高中階段孩子的家長，對孩子成長中最關切的議題莫過於課業學習了。課業學習不僅是孩子學校生活中的最主要的壓力來源，也常是父母最感擔心與焦慮的問題。

許多家長嘴裡說著對孩子的期待是「健康快樂地成長」就好，但行動上卻處處顯露出對孩子課業成就的擔憂，試圖找到各種途徑幫助孩子提升課業學習表現，深怕少做了什麼，會耽誤了孩子的學習，影響到未來的前途發展。

當貴人還是當鬼人？

對於高中階段孩子的課業學習，父母究竟要扮演什麼角色，才能對孩子有最大的幫助？

我的理念只有一個，就是「信任孩子，別管太多」。

我常用這樣的觀念與家長溝通，曾有一位母親聽了之後給了我一些回饋。她告訴我，以前，人家都告訴她要如何對孩子嚴厲、干涉、如何扮演一位虎媽，現在聽了我的說法，反而鬆了口氣。

為什麼鬆了口氣？身為一位有責任感的家長，無不關心自己孩子的課業學習。然而，許多家長沒有察覺的是，當自己為了孩子的課業煩惱不已、給予很多所謂的協助時，究竟是在關心孩子的課業，還是在處理自己的焦慮？

當家長對孩子的課業學習，有著永無止境的要求與擔心時，所做出的一切，往往不是真的在為子女好，而是想要降低或減緩自己內心的焦慮感而已。

當孩子的功課吊車尾，家長便擔心不已，連忙請家教、安排補習；孩子的成績在班上處於前段，則總是看哪一科比較差，要求他設法加強；孩子的課業成就已經夠水準了，則還要說服孩子花更多時間唸書，追求頂尖，好還要更好！

這樣的家長，對於孩子的課業表現，似乎沒有滿意的一天，有著無窮無盡的期待與要求；他們的內心常是惶恐、慌亂與不安的。他們無法放心地信任孩子，其實是不夠信任自己有能力或有資格擔任一位稱職的家長。

父母想透過左右孩子的課業表現來安頓自己身為父母的焦慮，孩子感受到的便是一種情緒壓力。對進入青少年以後的孩子而言，這不但達不到影響孩子追求課業成就的效果，反而被當作妖魔鬼怪，避之唯恐不及。

孩子看到父母，就好像看到鬼一樣！於是，想當孩子的「貴人」，卻變成了「鬼人」。

關於孩子的課業學習，現代父母應有的體認

看到這些焦慮的父母，我往往不知道如何去安撫他們內心的慌亂。回想我的成長過程，父母也對我的課業擔心、煩惱過，也為我做了很多我認為並不需要的安排。不只在課業上是如此，在成長過程中的各個層面都可以是父母擔心的焦點。

就是因為天下父母心，父母便更應該學習用正確的觀念以及有效的方法，來與孩子一起面對課業學習。堅持用過時或錯誤的方法，只會持續帶來錯誤的結果。我認為關於孩子的課業學習，現代父母應有以下的體認：

（一）課業學習常是親子關係破裂的導火線：許多家長在孩子進入學校唸書後，與孩子的話題開口閉口都是課業。現在的孩子有著許多壓力與煩惱，而課業學習永遠居生活壓力之首。當孩子在學校面對課業挑戰已經夠煩躁了，回到家想放鬆心情，卻又得面對父母在課業學習上的關切、要求或嘮叨。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安慰、支持與讚賞，卻是貶抑、指責與批評；逐漸地，孩子開始不想與父母說話，或者面對父母便湧上一股無名火，親子關係逐漸走向破裂之路。

（二）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力逐漸減弱中：孩子的成長歷程，就一段由依賴到獨立的過程。青春期的孩子，便明顯處於依賴與獨立之間來回拉扯的時期。此時，孩子渴望自己做決定，也期待父母成為那最有安全感的情感後盾。於是，父母會發現，那個過去凡事聽話的孩子變了，有了自己的主見，甚至會違逆與反抗父母。許多父母不習慣、也不能忍受這樣的改變，想把孩子抓得更緊。事實上，孩子大概從進入國小高年級起，父母對他們的影響力便持續在減弱中。由依賴到獨立自主，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必然要走向的道路，這是一種自然發展的過程，父母只能順應、接受，然後在教養方式上做出調整。

（三）父母不可能代替孩子讀書學習：許多家長見到自己的孩子讀書學習不講究方法，

便急著去學習各種讀書策略回來教導孩子；或者把孩子的課本或講義拿起來好好鑽研一番，以能夠在孩子放學後，幫孩子溫習一番。事實上，結果往往都是事倍功半。我從不告訴家長有什麼好的讀書學習策略，因為，**讀書學習是孩子自己的事情，非得孩子自己主動投入精神與時間才行，父母是無法代替孩子上課、溫習功課與考試的。**過度地幫孩子做任何介入或安排，只會讓孩子無法為自己的讀書學習負起責任而已。

（四）課業學習是個人自我管理能力的整體展現：應付課業學習的挑戰，需要的不只是認知能力，理解、歸納、分析、記憶與邏輯推理能力是基本的；除此之外，還需要在動機/情感、學習任務、時間管理、學習環境與求助資源等方面下功夫才行。當孩子感到課業挫折時，他得想辦法提振自己的士氣；當孩子有太多的生活瑣事時，他得思考如何妥善安排時間；當孩子遇到課業疑難，他得去請教同學或老師，這考驗著他的人際技巧。所以，**課業學習的表現關乎著整體自我管理功力的展現，早就超出父母所能干涉或教導的範圍了，父母只能給出空間，讓孩子自行去摸索與發展出這些能力。**

別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身長在一個極度重視課業學習表現的家庭中，父母從小便為我的課業學習做了許多安排。有一些對我有幫助，也有一些現在想來根本不需要，但我仍然感謝父母對我做的一切。

在那個還有高中聯考的時代，國三畢業後緊接著是高中聯考。還記得聯考前的一個月，一向用功且成績優異的我，突然間變得莫名地不想念書。當時的我鬱鬱寡歡，整天像個遊魂似地在家裡晃來晃去混時間。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只知道心中焦躁得很，說什麼也無法讓自己重拾書本。

父母見我這樣，從沒唸過我一句，甚至沒問過我到底怎麼了。每天晚餐過後，我的父親便帶我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後就是吃宵夜。

就這樣，父子倆看了整整兩個禮拜的電影。有一天早上，吃過早餐後，我便拿起書本來開始唸書了。我擬定了一份讀書計畫表，徹頭徹尾地投入課業複習中。經過最後兩個禮拜的衝刺，我考進了第一志願。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當時的我怎麼了？但是，我卻永遠感謝我的父母，在那段期間給了我無限的時間與空間去調整自己，不過問也不干涉。我知道他們心裡也很焦慮，但他們用完全信任的態度，陪伴著我面對那段心情低落的時光。正是那份信任與支持，成了我最終再度振作起來繼續衝刺的力量。

親愛的家長，面對孩子的課業困境，有時候不做什麼比多做什麼來得更有力量。沒做什麼並非代表自己是不盡責的家長，而是一種對孩子的信任，相信孩子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因應課業挑戰，也將課業學習的責任完全地交還給孩子。

相反地，在課業困境中的孩子，要面對沈重的課業負擔已經夠惱人了，若回家還要面對父母的期待與要求，每天聽著那些他早已明瞭的道理，那壓力肯定會是加倍的，直到他無力招架。父母的關切與干涉，常常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成為 Google 無法取代的父母

過去，親族長輩是授與孩子生活必備知識與技能的來源，尤以父母為主要傳授者。近代學校教育的興起，逐漸取代父母的角色，成為訓練孩子具備謀生知能的主要管道。這幾年，拜網際網路與雲端智慧科技所賜，所有的知識、學問與技能，幾乎都可以由網路中獲得。因此，**現代與未來的學校教育，學習「如何學」比「學會什麼」來得更重要，這也是學習輔導與諮商強調的精神。**

當網際網路成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知識與學問的主要獲取管道，打破了時間、空間甚至語言的隔閡，知識的取得是如此簡單、快速；那麼，父母在孩子的讀書學習上，究竟還能提供給孩子什麼？有什麼是只能由父母給予，且是任何搜尋引擎都無法取代的？

答案很清楚，就是態度、價值、愛與勇氣等抽象的成分，而這些看不見也不容易說清楚的，卻是滋養孩子邁向成長與獨立的養分，也是孩子面對課業學習挑戰，追求課業成就必備的能量來源。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透過一些原則性的做法，一點一滴地為孩子注入這些成長的養分，包括：

- ❖ 減少替孩子安排各種學習活動，給出空間讓孩子主導自己的學習，練習為自己的課業學習負起責任，包括時間規劃、學習方式以及是否參加補習等。由父母主導孩子的一切活動，等於剝奪了孩子自我負責的義務，孩子需要從小練習如何追求成功，也要練習如何面對失敗。

- ❖ 當孩子面對課業壓力時，除非孩子開口求救，做父母的盡可能減少干涉，相信孩子有能力去因應與克服挑戰，做孩子精神上的支持後盾即可。課業學習已經是孩子生活中最大的壓來源，父母因為焦慮而做出的種種干涉，往往會成為另一個壓力源，讓孩子更無力招架。

- ❖ 看見孩子的美好並時常表達讚賞，讚美孩子面對課業時的努力、勇氣與決心，而非只聚焦在課業表現，亦即學習的結果。正向的語言會帶來力量，肯定、讚賞與支持，是促進親子之間愛的流動最好的催化劑。

- ❖ 與孩子討論課業學習的目的與價值，傾聽孩子怎麼說，不評價也不給建議，只是讓孩子有機會去思索這個問題，自己找出答案。課業學習的價值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觀點，允許孩子擁有自己的看法，而隨著年齡與經驗的累積，孩子的想法也會改變，也會發現課業學習對自己的獨特意義，這將幫助孩子更積極地面對課業學習。

沒有一個孩子故意要把書讀差，或者故意放棄學習。所有令師長們擔心的學習狀況，必是孩子面臨困境所展現出來的因應方式；而課業低成就或無動力的背後也必有其不得以的原因。

許多孩子不願意展現積極有效的學習行為，其實是在與父母爭奪人生的主導權。孩子當然知道課業學習的重要性，也期待自己在課業上能有好表現，課業成就能為孩子帶來自我價值感的提升。

然而，一旦是父母要求或主導孩子在課業學習上「必須」如何做，孩子很可能為了奪回自己人生的主導權而有意無意地與父母的期待背道而馳，反倒更不願投入時間與力氣於學習中。寧可透過犧牲自我價值而保有主控自己人生的權力。

在這場主導權的角力與爭奪戰中，父母與孩子雙方沒人是贏家，反倒把關係弄得緊張不已。然而，一旦父母放棄要求孩子非得怎麼做時，孩子所做的反而會是父母期待中的事情，雖不中亦不遠。因為，當自主獨立的權力回歸到自己身上時，孩子便開始將注意力的焦點放在如何提升自我價值上，也會在課業學習上投入心思。

事實上，當孩子越長越大時，面對讀書學習這檔事，根本不需要父母為他們做些什麼、幫些什麼；他們要的，只是父母的信任與全力支持，如此而已。

來源：<http://classic-blog.udn.com/heng711/28398118>

我是一條在皮克斯工作的魯蛇

張永翰

我是皮克斯動畫公司（Pixar Animation Studio）的故事分鏡師（story artist），也是少數在皮克斯工作的台灣人，曾參與了電影《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的製作，很高興這部片受台灣觀眾的歡迎。

從去年在接受台灣迪士尼公司的邀請回台替電影宣傳時，我便不斷在公開場合上和媒體上表達「電影是團隊工作的成果」，個人對於《腦筋急轉彎》的付出實屬一小部分。如今《腦筋急轉彎》獲獎，這份榮耀應屬於所有在皮克斯的台灣人和全體員工。

3年多前我進入皮克斯，在《腦筋急轉彎》獲得第88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片後，我陸續接到台灣學校和媒體邀約，希望我聊聊「追逐夢想」的過程，但是我回絕了大多數的邀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的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家庭及學校教育都是傳統功利主義導向的教育，強調競爭和利益。

沒有人問過我「未來要做什麼？」或是教導我「夢想」為何物，所以我「沒有夢想」。進入皮克斯工作完全是我人生中預料之外的事。我頂多只有繪畫興趣，但隨著在台灣的教育程度愈高，繪畫便離我愈來愈遠。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教育文化和家長與體制內教師的觀念問題比我的經歷更值得被報導和討論。

我不是「台灣之光」，而是被台灣教育流放的魯蛇

在體制內的教育裡，我一直都是網路上俗稱的魯蛇。小時候我最喜歡讀的書都是課外讀物，像是有附插畫的「小飛俠彼德潘」、「希臘羅馬神話」、「諸葛四郎與真平」，國中開始便沉浸在《七龍珠》、《灌籃高手》、《20世紀少年》等數不清的漫畫和武俠小說中。有深度一點的書籍，大概也只有文言文版的《西遊記》、《三國演義》、《封神榜》（最愛幻想自己是廣成子，手持翻天印）；周星馳電影對白我朗朗上口，每晚7點必看衛視中文台的《櫻桃小丸子》。

學業方面表現，除了「國文」和「歷史」之外，我沒有一科是有興趣的。國中3年每次理化考試我都要從元素表開始背，儘管被祭上竹筍炒肉絲（我們對打手心體罰的俗稱），背到國三畢業還是背不起來，補習是根本就是浪費父母的錢和自己的生命。所以高中聯考時，自然科連滿分一半的分數都達不到，差一點點就名落孫山。當好友們相繼進了公立高中、公立大學，那些年聚會我時常自慚形穢。我在五專的學業表現也是差強人意，會計和統計時常被當。所以，雖然非常感謝媒體對《腦筋急轉彎》的支持與友善，但我不是「台灣之光」，被這樣稱呼感到十分彆扭，甚至時常在很多公開場合自嘲是被台灣教育流放的魯蛇。

像我這種被「台灣教育制度淘汰」的六、七年級生並非少數，比我狀況和經歷更慘的都有。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我們時常被劃在失敗的那一方。如今那個當年常因為學業表現太差被體罰的魯蛇，意外進入美國知名動畫公司工作，竟有幸被戴上「成功」桂冠？我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們的家庭文化，教育制度與社會風氣是如此的功利取向，忽視孩子的個性與興趣，同時又在追逐各領域台灣之光的故事？

假設我的起薪比矽谷工程師的平均起薪少了約一百多萬台幣，買不起房子，你還會覺得我的故事值得一提嗎？或是若我的年薪是一個公務員年薪的2倍，你會因此鼓勵正在當公務員的孩子辭職，轉而學習動畫，以進入皮克斯為目標嗎？

功利主義的台灣教育建立在「分數標準」上，逼迫著我們從小就習慣在競爭中追求利益。那些「懂得背正確答案」和「拿高分」的人受到各方鼓勵，然而在「沒有標準答案」、「沒辦法量化」的技藝方面展露興趣或是長才的人，則是慢慢被長輩說服，或是被體制強迫轉向，投入能早點賺到錢的行業。

為什麼許多人，包括導演李安在內，在追尋夢想的過程中，都曾和長輩起過衝突，傷害了親子關係？為什麼許多人在大學填選志願時，都不了解自己的興趣或是不能照自己的興趣去抉擇呢？如今我們的市容缺乏美感，專業不受到尊重，職業有分貴賤，文創概念被財團把玩，追根究柢不也是因為我們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出了問題？

所以當學校和媒體提出採訪的要求時，我的心情非常複雜。我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愛台灣的正港台灣人，但我並不是台灣基本教育成功的正面案例。現在台灣以進入美國一流動畫公司工作而努力的學生很多，多數可能正承受著龐大的家庭和社會壓力。我很替他們感到擔憂。因為皮克斯裡有許多跟我一樣的台灣人，在出國前都不是就讀藝術或電影相關科系，而是出國後才開始學習相關技能（有社工系畢業，也有日文系的）。那麼那些經濟狀況不允許而無法出國的人呢？曾經還沒上到灘頭就死在海裡的人，一定不計其數。夢想，能當飯吃嗎？

幾天前，在新竹某小學當三年級導師的朋友，傳了篇班上學生作文給我看。內容如下：……我長大希望將來想跟 NBA 球星 Kobe Bryant 一樣，打進 NBA，拿到冠軍戒指以及獎盃，更要打破 Kobe 的紀錄，並且成為史上第一位打破三萬分的台灣人，在籃球體壇上為台灣爭光！

這是個多美好的一個願景？所以我認為當今社會的孩子會懂得「放棄」，大多都是被外在環境因素所迫。

台灣媒體聽我說是「違抗父命」踏上動畫之路，但我的父母雖不贊同我為藝術留學，他們仍是在經費上給予我資助（所以其實我也不是太魯），只是在我每年回國的時候，不斷「道德勸說」我回彰化員林跟在他身邊學習他的事業。父親曾經對我說：「我不反對你學習繪畫，但是藝術可以當興趣。等到你賺到錢了，有時間再去發展興趣。」其實這是變相在問我：「夢想，能當飯吃嗎？」

以前還在唸書的我不敢回答這個問題。而如今的我能回答：可以。而且在餵飽自己的同時，還有太多金錢買不到，父母給不了的東西。讓我舉幾個例子：

- 我跟世界各地來的一流高手一起工作，我時常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刺激我不斷學習。出社會後還能進步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如果你進一間公司時已經感到你已經是能力最好的人，那只有兩個可能性：a. 你太自負了。b. 這間公司太差了，吸引不到一流人才。）
- 跟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一起工作，打開了我的格局，看待許多事情，世界和自己的人生的角度也完全不同。我深刻體會牛頓說過的：如果我看得比別人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 在皮克斯工作容易接觸到業界最新的技術，最先進的設備和拍片的觀念和方法。
- 我在許多導演和同事的身上學習如何放下競爭，學習如何豐富自己的生活。
- 我那新鮮的肝只替我自己工作，不替公司加班的。（偶爾還是有加班，但非常態）。

還有太多了，我講不完。所以，我們的教育能不能不只談功利？社會在看待一份職業的標準能不能更多元？

沒錯，就讀電影戲劇的學生要達到李安和史蒂芬史匹伯的成就並不容易。但每個唸電機的學生要達到賈伯斯、祖克伯、郭台銘、張忠謀，也絕非易事。如果孩子的目標不是變成李安、賈伯斯，那長輩們能不能對於「孩子的選擇」有更多的尊重與鼓勵？即使基於擔憂或是愛而不支持孩子的夢想和興趣，但也不要成為他們追逐夢想道路上的絆腳石。畢竟，孩子的生命雖然是父母給的，但人生卻要由孩子自己負責與承擔。

我承認社會現今的經濟和產業結構對於「興趣發展」的阻力很大，但是如果家長和學校僵化的觀念不改變，不願當孩子的正面支持力量，只會讓前線正投入教育改革的勇者們成了砲灰，我們的教育和社會問題只會持續惡性循環。誰知道下一個媒體報導的「台灣之光」會不會又是曾經在成長過程中上演過「父子互相失望」或是「一人對抗一城」的戲碼？

我期盼那位想成為 Kobe 的小三生的家長陪他看 Kobe 的比賽影片，幫他找到 Kobe 的訓練方法，陪他多練習英文，去球場投投籃。而不是急於否定他：台灣人不可能去打 NBA 的，光是體格就是輸人家了；還是去當醫生，律師，公務員，或是去科技公司當工程師比較實在。

張永翰，發過傳單，做過客戶服務員，是位「謎一樣的男人」。現旅居美國，過幸福小螺絲的生活。著有《我的廢話多到爆炸》一書。（騙人的，我根本沒著作。）

來源：<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pixar-loser>